

懷念瀟灑名士劉顯叔

Remembering Liu Hsien-shu, a Genial and Affable Scholar

陸善儀 (Lu Shan-yi)、汪榮祖 (Wong Young-tsu) *

編按：漢學研究中心於1981年創立，原名「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」，初設聯絡組、資料組。2013年兩組分別更名為學術交流組和資料服務組。劉顯叔（1938-2020）先生於1982年擔任資料組組長，2001年11月轉任聯絡組組長，直至2004年2月屆齡榮退。退休後仍關懷、傳承漢學交流、資料與參考諮詢，至2020年3月30日辭世。

劉顯叔先生對於漢學研究中心業務推展實貢獻良多，有目共睹，不再贅言。故特邀汪榮祖、陸善儀伉儷，以好友兼同學角度來書寫，聊表對先生的紀念。

劉顯叔在同學們的印象裡，永遠是一瀟灑的名士，他專攻魏晉南北朝史，令人聯想到魏晉的名士風範。頗像漢末的管寧，讀書自娛，不求聞達於人世，視名利如敝屣，一輩子在公家機關國立中央圖書館（1996年更名為國家圖書館）任職，始終獨介自好，不求升遷。對人情意真摯，行事特立獨行，雅好詩文，儒雅瀟灑。

今（2020）年4月2日午後，電郵傳來顯叔已於3月30日午後往生，雖知他這兩年一直在病中，仍然感到有點突然。我們在3月中通過電話，想要去探望他，他回答說：「甬來！滿臉病容有什麼好看的？」還叮囑我們在新冠疫災時，「乖乖待在家，少出門才是！」就這樣跟他天人永隔了！

回想起1957年9月，我們同時考進臺大歷史系，認識相交已逾一甲子了。記憶中，同窗四年，他總是穿著熨平卡其制服，潔淨的白襯衫，上裝口袋插隻鋼筆，獨來獨往。他皮膚白皙，五官清秀，舉止文雅，矜

持寡言，很少主動跟同學們談笑，但神態自若，也不會拒人不理。班上不知那位捉狹背後給他取了一個「劉妹妹」的外號，當然沒有人敢當面這樣叫他，因他少言寡語，從不跟同學嘻笑打鬧。他一出口就是字正腔圓的京片子。他愛吃北京的「豆汁兒」，初聽他嘴裡說出來，打轉的北京腔，真還聽不懂他說的是什麼。他這一口京片子，讓人以為他是道地的北京人，非也！他是臺灣雲林西螺鎮人！他幼年跟父母在北京住過，他既能說字正腔圓的北京話，也能說道地的閩南語。他告訴我們說：「雲林人也械鬥，我也很凶的！」聽者不禁失笑，大家從來沒有見過他發脾氣，難以想像他兇狠的模樣，不過他卻是很有個性的人。

記得大二那年，中國近代史是必修課，本系同學循慣例修選吳相湘（1912-2007）老師的課，但劉顯叔與班上其他幾位轉學生卻選了李定一（1919-2002）老師開的中國近代史。第二週上課的一天，吳老師怒氣衝

* 汪榮祖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；美國維吉尼亞州立大學榮退教授（Professor Emeritus），與陸善儀為夫婦。

天的走進教室，用力把書摔在講臺上，大聲叱責：「你們要鬧學潮嗎？我在北大看多了，才不怕呢！」他還警告說：「對付學生造反，我是很有經驗的，決不會讓你們鬧事得逞。」最後罵我們頑劣不受教，所以不再來上課了，氣冲冲奪門而出。我們當年都是「乖乖牌」，怎麼會去搞學潮呢？！在那白色恐怖時代，學生運動、造反都會被戴上紅帽子，是何等可怕！我們被罵得莫名其妙，面面相覷，一聲都不敢響，任他怒吼訓斥。後來覺得茲事體大，決定讓班代表李楣去告知系主任劉崇鉉（1897-1990）老師，徵詢解決的辦法。劉主任查明選課情況後，叮嚀我們去吳老師家說明原委，務必要替冒犯他的同學們道歉，懇請他回來教課。班代表李楣約了另外四位同學（包括善儀在內）為她壯膽，一同前往吳老師家。五位女生跟吳老師一再說：那幾位是新轉學來的同學，並非故意做錯了事，他們剛轉入本系，排課時間衝突，沒法上吳老師的課。不應該急著今年選讀中國近代史，等到明年再選老師的課才是。懇求吳老師回來繼續教導我們等等好話，吳老師終於回心轉意繼續來教課了。同去的四人，都心照不宣沒敢說出來，有一位特立獨行的「傢伙」不是轉學生，而沒有選他的課，那人就是劉顯叔！是這一場「風暴」的颱風眼，但他卻像颱風眼一樣的平靜。事情發生後，他從不問詳情，僅僅輕描淡寫的說：「哦！這是有問題，可讓你們大家都挨罵了！」他處變不驚，做事隨性，這件事他沒有錯！選課原是學生可以自己決定的事，歷史系也沒有必須選吳老師課的規定。問題的確是在吳老師，他頗有湖南人的脾氣，可能也有點不夠自信，他與能說善道的李定一老師之間有瑜亮情節，所以最忌本系同學去選李老師的課。除了顯叔，全班同學都乖乖聽了吳老師一年的課。吳老師的脾氣終於給他自己找了麻煩。我們畢業多年後，聽說吳老師與系主任余又蓀（1908-1965）大吵了一架，余老師生氣之後，走在馬路上，不慎被機車撞死，吳老師引咎請辭，錢思亮校長居然沒有挽留，他只好遠往新加坡教書去也。

大三那年，有一次顯叔記錯了西洋現代史大考的時間，下課鈴聲響起，同學們一一交卷走出教室時，

看到他默默的站在教室門外，我們都為他遲到擔心。當張貴永（1908-1965）老師收拾好考卷準備要離開時，他才前去說：「老師！我弄錯時間了！」張老師看了他一眼說：「那好罷！跟我回家去考好了」。留在教室門外的同學，聽到了這句話，才為他鬆了口氣，然後目送他們師生兩人，一胖一瘦，一高一矮，出了教室，慢慢走向校門。後來聽說顯叔那門課考了高分！張老師不拘規矩，自由派氣度，令人敬佩。多年後，當善儀提起此事，顯叔僅淡淡的說：「哦！是你們大家太緊張了！」問他當時怎麼樣想的，他說：「無論如何，總有補考的辦法。去張老師家裡去考了，不就沒事了嗎？」他那時年紀輕輕，一點都不緊張，隨性自適，瀟灑得很，真讓大家折服。

顯叔個性內向，臺大四年與同學們很少交往；不過，榮祖跟他來往蠻多，尤其是同住第一宿舍那一年。兩個人都愛書，相談甚歡。榮祖有一次在虹橋書店買到 R. G. Collingwood（1889-1943）原版的 *The Idea of History*，記得花了新臺幣 150 元，是當時臺大宿舍一個月的伙食費呢！顯叔見到後借去看，榮祖沒等他看完就討了回來，覺得很不好意思。多年後從美國回來，送了他同樣的一本，他很高興。我們都知道，顯叔最喜歡的禮物就是書了。他一輩子在圖書館做事，整日與書為伍，勝任愉快之至！有一次，榮祖在坐落臺北市中山南路 20 號的央圖大樓內，顯叔的辦公室聊天，知道他掌管漢學中心資料組，收購了大批大陸圖書。當時大陸書籍是禁書，禁止讀者隨意閱讀的。顯叔好像不願意開放給一般讀者閱覽，原來他怕這些書隨便便給人借去看，會把書弄髒、弄壞！可見他愛書之切！連公家的書也一樣珍愛，希望把書留給真正要做學問的學者。

大學畢業後，顯叔去日本留學，我們去了美國。70 年代後，我們多次自美返臺，期間曾居留一年或半年，因而得與顯叔夫婦常常相約餐敘。我們自 2003 年退休回臺長住後，見面的機會就更多了，更無話不談了，成為很要好的朋友。他的口頭禪是「沒事兒」和「慢慢來，別緊張！」那口京腔不緩不急，行事當然也是隨性而不拘小節。他很喜歡開車，帶著我們到處逛，那知他一直

懶得去考駕照，好幾年後他才得空取得駕照。

顯叔愛好讀書，文化生活也非常豐富，興趣很廣，文學和藝術都有特殊的興趣與品味。他是美食家，也愛書畫與古董。一生非常關心時事政治，常有獨特的見解。他的學術興趣一直是魏晉南北朝史。赴日本京都大學，在宮崎市定（1901-1995）與島田虔次（1917-2000）教授門下學習。他最佩服宮崎，大學時就買了宮崎的全集來讀，同時也打下了日文的好基礎。榮祖曾遇見京都大學研究梁啟超的狹間直樹教授，狹間曾與顯叔同學，說顯叔是他認識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中，日文最好的一位，令我們印象深刻。

他一生任職國立中央圖書館，負責校訂、編纂、日文譯述和出版文獻資料，主編《漢學研究》，工作瑣細繁雜。他也在文化、東海、成大和東吳等大學兼課，教魏晉南北朝史。當今學界，在這門學科有成就者，不乏是顯叔的弟子。他在工作之餘，編撰了《魏晉南北朝（中國歷史圖說六）》一書。他很能寫有分量的學術論文，但深藏不露，並不勤於寫作。他送給我們的論文抽印本有：〈中國圖書源流〉、〈近六十年來國人對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〉、〈東漢魏晉的清流士大夫與儒學大族〉、〈論魏末政爭中的黨派分際〉、〈論裴頠及其〈崇有論〉索解二題〉等等。他對自東漢至晉初的政治變化，以及東漢士大夫的階層都有詳盡的論述。他認為漢末的清流士大夫結黨尚未有地域、身分的差別，乃是包容廣闊的清流社會。黨錮之禍後，清流勢力開始有價值觀與意識型態上的分化，士大夫之間的交遊與臧否，以及逐漸形成浮華的風氣，反對這種風氣的則是儒學禮法大族。儒學禮法大族與士大夫分流，支持曹魏政權，最後代表儒學禮法大族的司馬家族取代了曹魏。他將自漢末到西晉這一段政治史敘述得明白而有條理，頗得陳寅恪、唐長孺等史家治學的遺風。

顯叔內向矜持，交女朋友對他來說有點為難，沒想到他追上了一個性格豪爽的女強人。70年代初，顯叔自日本學成回臺灣多年後。同班同學香港僑生楊頌良自美來臺，也是同班的陳一川邀約顯叔和陳烈，一共四人同作環島旅遊。一川原是有心撮合陳烈和楊頌良，但

是五日之遊後，兩位老廣（楊和陳都是廣東人）就是沒來電，顯叔和陳烈倆倒是互相看對眼了。一川做了意外的媒人，吃到喜酒！一川兄有心種花不成，無心插柳卻柳成蔭也！顯叔溫文內向，陳烈開朗豪邁，兩人個性互補，相敬相愛，婚姻極為美滿。陳烈在外事業有成，是福華飯店的創業經理；她在家賢惠，是個難得的好妻子。顯叔愛美食，她就學得能烹煮一桌子的好菜；用心照顧丈夫日常生活，特別是在衣著上，顯叔穿得潔雅有型，更突顯其彬彬文人的好模樣。顯叔同樣也是位體恤妻子的丈夫。陳烈年輕時為事業而不言婚，並以家庭和孩子為累，顯叔允諾婚後不要孩子，支持妻子在職場打拼。陳烈是臺北餐旅業中赫赫有名的女強人，她的成功，後面一直有顯叔這位好丈夫支持。

顯叔雖願意為了妻子，不要生孩子，但他卻是個非常愛孩子的人，每次他們夫婦、我們和李敖一家在一起的時候，總會看到顯叔非常喜歡李敖（1935-2018）的一對兒女，會特別去跟孩子說說笑笑，玩耍一陣子。有幾次大夥出去吃飯，回程中小孩走不動了，嚷著要抱。他馬上伸出雙手，說：「來！劉叔叔抱你。」顯叔去李敖家時，也常帶給孩子一盒精美的糖果或甜點，都是由陳烈在福華飯店特別買去的，她說：「我買給顯叔去哄哄孩子，讓他開心，開心！」。在商場叱吒風雲的陳烈，對丈夫的心思如此細膩！我們看到她深情的看著丈夫和李家孩子歡笑玩耍，她也滿心歡愉。

他們夫婦退休後，多次去大陸旅遊。陳烈說因為顯叔愛去北京喝豆汁兒。「他從小就喝上了的，別地方就是沒有」；顯叔說去大陸是因為陳烈愛喝二鍋頭。她是品酒達人，喝過無數洋酒後，覺得二鍋頭才是她的最愛。顯叔說：「她可以天天頓頓喝上幾瓶，在大陸痛快得很！」兩人玩笑互槓，很是有趣。初聽到陳烈有每頓飯喝幾瓶的酒量，太驚人了，原來那是大陸街道煙雜店都買得到的傳統「二鍋頭小酒」，小小一瓶只一杯而已。陳烈說：這平民化的酒：「入口香濃醇厚，喝起來非常過癮！」顯叔說：「陳烈有好菜時，就愛喝上幾杯」。顯叔自己滴酒不沾，我們這一夥朋友向來不勝杯杓，上了年紀以後都戒飲了。一起吃飯時，陳烈一人獨飲，自得其

樂。有一次，我們同去臺中海邊吃海鮮。一桌佳餚，陳烈持螯把杯，自斟自飲，酒興甚高，憨態可掬，恰有丈外桌上，獨坐一人，看來是獨酌無相親，頻頻看著她，當她覺察到時，舉杯相敬，大大方方，把杯斟滿，一飲而盡，豪放異常。大家都鼓掌喝采，樂不可支，顯叔不斷讚美說：「Bobby（陳烈小名），棒！棒！厲害！」妻子跟他一樣灑脫，他非常欣賞。

到了 2015 的 4 月裡，他們夫婦與我們一起赴李敖的壽宴，精心打扮過的陳烈，難掩病容，身體虛弱。我們看到顯叔在飯局中，呵護妻子備至。陳烈問：「帶了？」，顯叔點頭，默契的拿出一小瓶酒，給她斟上。進餐時替她夾菜、盛湯，不時問：「要不要吃一點這個？」當陳烈的酒杯空了，雙眼看著他默默示意，顯叔不允，溫柔的說：「好了，只可以喝一杯！」。我們看到陳烈不能盡情享受杜康之樂，不復談笑風生；顯叔殷殷照顧病妻，小心謹慎，失去往常的從容與灑脫。我們同

桌在旁，看得心疼。不久陳烈過世，顯叔回圖書館以「顧問」之名，繼續任義工。問起他的工作，他回答：「沒什麼事做，去看看書，見見人罷了」。他形單影隻，伶仃無依。不到一年，宿疾發了，身體漸漸虛弱。他絕口不談病情，不讓朋友耽心，更不會要求幫忙，只說自己會處理生活飲食諸事，也有晚輩親戚照顧著。事後想來，妻子過世，他也無意獨活。見到好友李敖生病，多次進出病房，受盡治療的折騰，他傷感的說：「他以往是天不怕地不怕，現在怕死，是有了牽掛，放心不下兒子。」我們覺得顯叔喪妻後，對於生死已不在意了。他早將後事交代清楚，囑咐不要驚動親友，舉行簡單的海葬。友人錢致榕說他安寧瀟灑的去了，是的，他面對死亡不驚不畏，依然瀟灑得很。

我們非常懷念這位仙逝的同班同學！（寫於 2020 年 4 月 28 日）



劉顯叔先生伉儷



1958 年劉顯叔先生（後右起第 5 人）與同學（後右第 4 人汪榮祖，第 6 人陳一川，第 8 人楊頌良。後左起第 4 人陸善儀，前左起第 3 人李楣）於臺灣大學校門前合影